

中華傳世奇書

壹百部

第一卷 中華哲思十大奇書

第四部 莊子

第五部 春秋繁露

第六部 肇論

第七部 六祖壇經

407899

中华哲思十大奇书第四部

庄

子

〔先秦〕 庄周 著

耀圖

分部館



204078997



《庄子》导读

《庄子》，又名《南华真经》，先秦庄周著。唐代道教兴盛，教徒们将庄周奉为南华真人，而成此书名。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卒年月难以确考，是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博学多识，深通各家学说，长于为文，善于论辩，不慕名利，追求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绝对自由。当时，周王朝已摇摇欲坠，群雄争霸，各诸侯国之间你争我夺，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也纷涌层出。儒、道、墨、法、农乃至纵横、杂家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对社会现状的看法，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势。庄子师承老子，在《老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风格。

《南华真经》一书是庄子思想的集中表述。书之风格独特，往往把玄之又玄的哲理与生动风趣的形象相结合，使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具体可感的形象思维结合。书中《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七篇文章最能代表庄子思想。《逍遥游》是讲人生最高境界。《齐物论》说明天地万物与人在现象界中，本来就是不齐（不平等），只有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的境界，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才能有真正的平等，才能得到解脱和逍遥。《养生主》是从前逍遥、齐物而来，借“庖丁解牛”说明了“技”与“道”的关系，说明只有物我齐一，才可谈养生，才可处于人世间而无闷无忧，乐其天年。

这五篇联起来，便是“内圣”之学的完成。《大宗师》说明有“内圣的成就，才能出为“外王”，才是真正够得上资格的大宗师。在这些基础上，“应帝王”对全书宗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总结。

《南华真经》概括了庄子学说的精义，其中不仅包含着深邃的哲理思想，其文辞之美妙，想象之丰富，堪与比肩者不多，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庄子文风：“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之”。从其文章的变化莫测的笔法恣肆汪洋的气度，从其诙诡谲奇的文风等角度看来，《庄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也堪称独树一帜，堪称一“奇”。

目 录

内 篇

逍遥游第一.....	(1)
齐物论第二.....	(2)
养生主第三.....	(5)
人间世第四.....	(6)
德充符第五.....	(8)
大宗师第六	(11)
应帝王第七	(14)

外 篇

骈拇第八	(16)
马蹄第九	(17)
胠箠第十	(17)
在宥第十一	(19)
天地第十二	(21)
天道第十三	(24)
天运第十四	(26)
刻意第十五	(29)
缮性第十六	(30)
秋水第十七	(30)
至乐第十八	(33)
达生第十九	(34)
山木第二十	(37)
田子方第二十一	(39)
知北游第二十二	(42)

内篇

逍遥游第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及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息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九万里。决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大小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我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

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鸣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之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齐物论第二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伺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同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梦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怊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因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憷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后（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味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

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人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猷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为雌,麋与鹿交,猷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搜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以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予尝为汝妄言之,女亦为汝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脂合,置其滑湑,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芑,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战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梦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遇一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

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黜闾，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哉？

“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养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王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请，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辄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比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人间世第四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所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弇，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且苟为悦贤而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行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

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诘可乎？”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谄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嗥天不宜。”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

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

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决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无后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弗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挡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心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人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近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

液槁；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栢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柎梨桔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得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匠石觉而诊其梦。弟子曰：“趣而无用，则为社何邪？”

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而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啮其叶，则口烂而为之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斩之。故未始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箠治繯，足以糊口。鼓笳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于其门，曰：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临人以德。

殆乎，殆乎！画地而趋。

迷阳迷阳，无伤我行。

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信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

将引天下而从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谓也？”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一物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明其日，又与合堂而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将我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与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毂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子产蹴然改容曰：“子无乃称！”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地。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

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也邪？彼何冥冥以学子为？彼且薪以淑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生死为一条，一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之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

人有意乎其为后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纯子食于其母者。少焉冉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授也，是以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郅，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得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闾跂支离无脤说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瓮瓮大癭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亡。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斲，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乎警大哉，独成其天。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大宗师第六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唐诘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颥。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人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可得已也，濔乎其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恹乎其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善我以死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而况万物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禹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

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闻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

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而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而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度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撝宁。撝宁也者，撝而后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闻之？”

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诸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高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跼蹐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鸢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与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环而泣之。子犁往而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与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乎！”

嗟来桑乎！

而已反其真，

而我犹为人猗！”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名之。